墙壁上的桂林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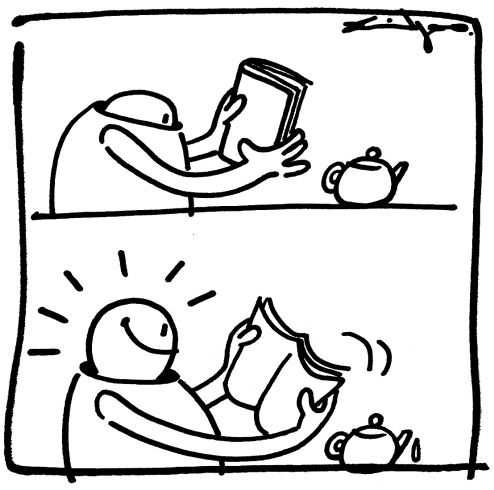
吴翼民

宅家防疫，日子颇显枯燥，偶地也会闪现美的灵光。

入夜，床头台灯一开，墙上忽然有了风景——因落地窗帘曲折起伏，灯光一照，投影到墙上便有了些有趣的图像。初，我无地发现，投影像显现几个老人的头像，弹眼珠、大鼻梁，口中衔了支雪茄，很滑稽的模样，告诸妻子，妻子胆小，竟心生恐怖，谓我曰：“不要这大鼻子老头，太过丑陋。你难道不能设想些美好的形象？”我莞尔之余乃纠正说：“哎呀呀，哪是人物的头像？分明是山峦起伏的桂林山水嘛。”妻子细一审视便作笑：“好哇，真是再形象不过的桂林山水呢。”于是，我们天天躺在床上就能欣赏“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的“桂林山水”，并且因窗帘拉合的幅度不同，“山水”竟然也呈现不同的模样，“山水变异”、日日换景，委实是一大享受。

去过桂林山水，船行澄碧的漓江，两岸联翩是起落有致的群山，那些山峦精致秀气，各具形态，可以把它们拟想成各种人物灵兽。譬如眼前一山突兀，山壁上石岩纹路和植被显现各种图案，大抵像奔马，于是被名之“九马画山”，说是谁看出的马越多越有福分。导游言之凿凿说某古代名人一眼就看出了九匹马，故而位极人臣，那会儿我实在隐约只看出五匹马，自嘲只配做个升斗小民。在从阳朔返回桂林途中，夜色里连绵群峰中一轮圆月忽隐忽现，出没跳跃，更令人想象无限。

大好河山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优厚馈赠，人们欣赏山色水光时经过再创造，会得到更多的美学享受。为什么说，听风景比看风景更有味儿？那就是因为说风景的人经过自己的咀嚼想象有了新的发现和感受，一番描声绘色，那真是妙趣横生。中国有许多喀斯特地貌的溶洞，每个溶洞都有许多状景的神话人物和故事吸引着观光的人们。我有位宜兴的文人朋友，宜兴境内著名溶洞慕蠡洞的解说词就出于他手。我入洞观光，听解说员讲解，着实佩服老朋友“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想象，遂知想象中的风景确乎比看到的风景要高出许多呢。



智慧快餐

郑辛遥

静能养心，定能生慧。

交友

薛松

我幼年居住在祖父家里，听左邻右舍谈起社会上的酒肉朋友，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然而，从他们叙述的事情和语气中来判断：这种人将来不能做共产主义接班人。果不其然，听弄堂里的老人对这个词汇解释：只在一起吃喝玩乐的朋友。

上世纪90年代前，对浦东东昌路熟悉的市民，应该知道有幢门面朝南、两层楼高的大鸿运饭店。在那个年代，它是属于比较高级的酒家。一日，祖父带着我从亲戚家里回来，途经这家酒店，一股香喷喷的菜肴味道扑鼻而来。店堂里的食客们正围着一张张八仙桌，谈笑风生，喝酒吃肉。我像哥伦布看到新大陆似的，用手指着里面的食客脱口而出：“阿爷，你快看，里面全是酒肉朋友！”祖父还算开明，立刻纠正说：“这个词表达的真正意思是指那些不能共患难的人。”从此，我对这个词有了全面了解。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欢交朋友。踏上社会之后，需要找些什么样的朋友呢？当然是良师益友。

生活离不开朋友，患难见真情的朋友，要去花时间交往。多与高人来往，勤与能人共事，乐与众人分享，常与亲人相伴。有些人渐行渐近，有些人渐行渐远。如果志同道合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那就用鲁迅先生的话来宽慰——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支持双碳 从我做起

殷骏

边看边聊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双碳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提案、议案的热点内容。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各相关产业都在深入评估、研究，努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双碳的实现和我们也是密切相关的。为了支持、配合国家、社会实现双碳目标，确立环保的理念、养成绿色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很好的切入点。

首先，是确立环保的生活理念。

比如现在不少人对于工作中的纸张使用还有这样的认识，即一份文件，如果是双面打印，从形式而言是有欠正式甚至是不正规的，其背后体现出经手人不甚认真的工作态度，而单面打印才是正确的形式体例。别小看这单双之差，一个大中型单位在一年里，因所需使用的纸质材料采用单面打印，往往会多耗用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各类尺寸的纸张。换言之，如果更新认知，本着节约用纸的新理念，鼓励甚至奖励各部门上下，采取双面打印的方式打印纸质材料甚或直接使用电子版，则一年里即可节约上述庞大数量的纸张，而绝大部分情况下，采用双面打印时的油墨消耗与采用单面打印时并无差别。

又如很多人认为出行乘坐地铁丢份儿，久而久之就习惯了或驾驶或网约乘用车出行。笔者有很多熟人，家到单位的沿线本就有很便捷的公交、地铁线路，节假日从家里出发外出聚会、游玩亦是如此，但就是因为这样的理念，而习惯于甚至下意识回避采用公共交通方式。上述人员一年中就可能单人单车（乘用车）出行数百次，而不论是否使用新能源车出行，其单位能耗效益也肯定远低于使用公共交通方式出行。在不少早就普及私家车半个多世纪的国家、尤其是世界级大都市里，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市民的日常出行都采用公共交通方式，无一例外。上海的地铁线路长度已经是世界第一，网线分布密度也在世界上位于前列，况且通勤高峰时段地铁车厢的拥挤程度也在逐年下降。可见，理念的改变确有必要。

其次，是养成绿色健康的生活习惯。笔者所在的单位里，有不少同事正值壮年，上下一层楼，都要乘坐电梯；外出步行几百米也一定要开车或坐车。之所以如此，倒并不是在主观上认为有什么必要性，而是不知不觉中就养成了这些习惯。虽然不能说没有这些习惯的同事都是身体健康的，但有上述不妥生活习惯的同事几乎都患有各类慢性疾病，而这类疾病大多数还有一个较为贴切的别称：生活习惯病。笔者也有不少亲友在改善生活习惯后慢性病症状逐渐减轻、身体状况逐步好转，前提往往就是多走路少坐车那么简单。

确立绿色理念、改善生活习惯，不仅有利于保持自身的健康体质，也有利于为所在单位降费增效，同时也显然有助于降耗节能，支持、配合国家、社会按期达成双碳目标。

阳台上的诗意

吴莉莉

七夕会

三十多年前，从弄堂底层房子搬进多层五楼的一室一厅，从此摆脱了阴暗、潮湿。新居明亮、干燥不说，还有个阳台，心里真开心。房间小，阳台封了能加点室内面积，负责装修的泰州小木匠说：阳台不封好，有诗意哇。小伙子能边干活边拿腔拿调地唱完意大利名曲《我的太阳》，就冲他这话，我决定保持住房原样。

阳台在重叠的“水泥森林”中，是透气的空间，自然的一角。人居室内，体会不到敞露阳台所有的情致与趣味。一年四季里，小麻雀是常客。它们胆怯又机灵，正东张西望地小心觅食，忽而却翘起羽尾，肆无忌惮地留下摊白色的污物；夏日，蝴蝶、蜜蜂、知了、金龟子常会飞来，蝉儿不时扇着翅翼唱起欢乐的歌……它们是阳台的过客。对这些小生灵的造访只能佯装不见，不去干扰，你才得以享受自然的美妙。盛夏观急雨，人坐在室内就像看一台威严壮阔的戏：阳台外乌云肆意翻滚，雷公发出阵阵怒吼，闪电在天幕激情地穿越，大颗的雨滴箭似的簇立地面。秋夜的阳台是座乐池，暮色沉沉下秋蛩鸣声一片。连绵不尽地汇成交响，悦耳、动听，婉转起伏，于轻寒秋气中带着份催眠的魔力，伴人进入幽幽的梦乡。

我不懂莳弄奇花异草，阳台还总得有些花草才有意思。太阳花、红蓼花、酢浆草、狗尾巴草，这些野花小草毫不起眼，但它们的生命力却强得很。春天一到，沿墙摆开的盆盆罐罐里顿时生机盎然。那多是顺风飘来或随鸟雀们的排泄物落进泥盆的“野种”，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争奇斗艳，红红火火热闹至极。野花小草点缀了阳台，蓬勃的活力让人心生钦佩，也给居家的寻常日子平添了情趣。莫道野花小草籍籍无名，在迁客骚人眼里，它们何尝不曾有盎然的诗意？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王冕的“中原地古多劲草，节如箭竹花如稻。白露洒叶珠离离，十月霜风吹不倒”，这是写草儿的；柳宗元的“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绿”，司空图的“河堤往往人相送，一曲晴川隔蓼花”，这是写花的……初春红白清丽的各色小花，充满了野味；深秋狗尾巴草风中摇曳，一派苍凉与萧瑟。又如蓼花，原长在村野陋巷，多与秋雁寒蛩为伴，那淡红色米粒般大小的花儿，质朴、平凡得像可爱的村姑。野花小草在阳台泥盆瓦罐里驻守，不甘寂寞，年年岁岁重复着生命的轮回，延续着村野古道那份淡淡的神韵，有着自然、拙朴的美。与这些花儿、草儿四季相伴，叫主家如何不怜惜？

阳台是露台，无遮无拦。若是呈“凸”字形的阳台，晴天的夜晚，是瞭望星空最好的塔台。诗人郭沫若将夜幕里的星空喻作“天上的街市”，遐想联翩：“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杜牧诗句里的夜晚，更是委婉浪漫：“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夜幕低垂下在阳台仰望天际，星空的天象美得神迷脱俗，美得超凡隐逸。

后来又搬过几次家。开发商们好似商量过的，阳台一律被封。罐装的空间再不见小雀们光临，风儿也吹不来生命的种子，要想复苏阳台上的野趣逸兴，难了。瓷砖贴面的这方天地，纵然光洁、亮丽，诗意却去了远方。

雅玩

在城市里游弋

丁建平

七浦路历史更长，它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随着老闸桥（今福建路桥）和天宫桥（今河南路桥）的建成，苏州河两岸南北通衢，七浦路得风气之先，据说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是静安区南部的繁华地带。我在七浦路住的也是弄堂房子，靠街面的，窗下就是那条当时很有名气的七浦路服装一条街，从河南北路一直摆摊到浙江北路，整天人声鼎沸摩肩接踵。有人曾戏称上海滩有一半牛仔裤是从七浦路批发出去的。这里和三角地菜场咫尺相邻，离外滩南京路也不算远。

几年以后，我单位分房，我以置换的方式拿到了一间小两房，在长宁区娄山关路天山二村。那次搬家可以说是长途跋涉横跨了小半个上海。天山新村也属上海比较早比较大型的工人新村，那时天山路一条商业街也是熙熙攘攘很热闹的。天山商厦和天山电影院是这里标志性建筑。之后我又搭上了福利分房的末班车，从娄山关路搬到到了普陀区的大渡河路。最让我满意的是马路对面就是颇具规模的上海曹安路花鸟市场，我欢喜莳花弄草的嗜好大概就是那时养成的。

六次搬家，历经五个区，如谈不上奇葩，也算是阅读了小半个城市的烟火和变迁。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虹口区安国路搬到静安区的七浦路。安国路的老式石库门房子沉淀着厚厚的历史沧桑感。如果说四合院是北京的特色，那么石库门就是上海的名片。我在石库门里生活了30多年，当时我住的是石库门前楼，后来自行搭建了一个小阁楼，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对面倾斜的和鳞次栉比的瓦片以及老虎天窗。我很喜欢弄堂里的过街楼，两面都有窗户，朝前看是马路，朝后是弄堂。记得有一年弄堂房子大修，油漆过的石库门黝黑锃亮，彰显威武霸气。石库门里锅碗瓢盆看上去乱糟糟的，其实是删繁就简有条不紊。邻居关系很热络，就是吵架也蛮有味道。后来妻子单位增配了一间小房，喜出望外之余也有失落。首次搬家是最轻松的，淅淅沥沥的小雨中，一辆黄鱼车就和石库门拜拜了。

千禧年之夜我在香港，晚上妻子一个国际长途把我吓一跳，她说要买房子，百把个平方米，很精巧的三房一厅，而且间间都有阳光，新房在普陀区的真光路。尽管那时上海已进入了商品房年代，价格也不是贵得很离谱，但真要买房也是件要伤筋动骨的大事体，毕竟买房不是买菜。瞅着数百万的钱在账面上转来转去，心里还有点抖豁，也算是过了一把瘾。

从香港回来后，儿子要准备结婚了，这个小三房又显得有点尴尬了。于是又开始酝酿要买房，经过斟酌买下了仅一路之隔的一套复式房。这里前面是中环百联，旁边是梅川路商业步行街，住习惯了，方便。后来儿子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小天地，心想游弋可以画上休止符号了。然而六年多前因为特殊原因又一次从真光路搬到了宝山区的大华新村。原以为这里会比较偏僻，没想到也早已到处灯火辉煌了。

在城市里游弋让人感到疲惫的不是搬家装修的累赘，而是心底里的遗憾。好多次旧地重游，都已面目皆非，七浦路和娄山关路的房子早已拆迁了，三角地菜场和曹安路花鸟市场也没有了，安国路本来说是作为上海风貌区域要改建保留的，去年也动迁了。尽管石库门曾经有过辉煌，但终究抵不住滚滚现代化潮流的诱惑。

喜欢一个城市的理由，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对我来说旧时的风貌只能尘封在记忆里了。